

筆記小說大觀

錄

識

惠康野叟撰

餘

第三冊

進步書局校印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faint, illegible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per.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typ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riting, but the characters are too light and blurry to be transcribed accurately.

狄遵度字元規。樞密直學士。樂之子。敏慧夙成。當楊文公崑體盛行。乃獨為古文章。慕杜子美韓退之之句法。一夕夢子美自誦其逸詩數十章。既覺猶記其兩句云。夜卧北斗寒。衾枕木落霜。拱雁連天。因書其後曰。子美有耶果亡耶。其首為余來哩。誦人未知之者。俾予知取。觀其詞。蓋非它人所能為。真子美無疑矣。遵度因足成其詩。號佳城篇。不幸年二十。為襄城簿而卒。詩云。佳城鬱鬱鎖寒煙。孤雛乳鬼號荒阡。夜卧北斗寒。衾枕木落霜。拱雁連天。浮雲西去伴落日。行客東盡隨長川。乾坤未□□尚在。肯與螻蛄論大年。

劉路左車。嘗收唐人新編。當時人詩。朋存老杜數十首。其間用字皆與今本不同。有送惠二過東溪詩。集中無有。詩云。惠子白驢瘦。歸溪惟病身。黃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蜜松花熟。山林竹葉春。柴門了生事。黃綺未稱臣。

曾阜為蘄州黃梅令。縣有峯頂寺。去城百餘里。在亂山羣峰間。人迹所不到。阜按田偶至其上。梁間小榜。流塵昏晦。乃李白所題詩也。其字亦豪放可愛。詩云。夜宿峰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東坡先生在嶺南。言元祐中。有見李白酒肆中。誦其近詩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

茫。此非世人語也。少游嘗手錄其全篇。少游叙云。觀項在京師。有道人相訪。風骨甚異。語論不凡。自云嘗與物外諸公往還。口誦二篇云。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李白作也。詩云。人生燭上花。光滅巧妍盡。春風遶樹頭。日與化工進。昔我飛骨時。慘見當塗墳。青松靄朝霞。縹緲山下村。既死明月魄。無復玻璃魂。念此一脫洒。長嘯登崑崙。醉著鸞鳳衣。星斗俯可捫。又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尋流得雙鯉。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勢如飛翔。歸來問天姥。妙義不可量。金刀割青紫。靈文爛煌煌。噉服十二環。想見仙人房。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善變化。化作梅花粧。遺我壘壘珠。靡非明月光。勸我穿絳纒。繫作裙間襠。揖子以疾去。談笑聞餘香。

王平甫年十一。過洪州府滕王閣詩。蓋其少成如此。又再賦一首。叙其事云。滕王平昔好追遊。高閣依然枕碧流。勝地幾經興廢事。夕陽偏照古今愁。層城樹密千家笛。江渚人孤一葉舟。悵望滄波吟不盡。西山重疊亂雲浮。十四歲再題一首。其序云。予始年十一時。從親還里中。道由洪州。泊滕王閣下。俯視山川之勝。而求士大夫所留之詩。凡百餘篇。自唐杜紫微外。類皆世俗氣。不足矜愛。乃作一章。榜之西楹。後三年。客淮上。思其幼時勇於述作。不自意其非也。輒改作一章。以誌當時之事。其舊者往

任傳於江西。今故併存之。詩云：地勢遠迂徐孺亭，窮南有客兩曾經。簷前燕雀鳴相鬪，潭裏蛟龍困未醒。亂霧蒼茫侵樹色，驚濤浩蕩失天形。當時好景無同賞，對此悲歌孰為聽。

張子野云：往歲吳興守滕子京席上見小妓兜娘子京賞其佳色。後十年再見於京口。絕非頃時之容態。感之作詩云：十載芳州撫白蘋，移舟弄水賞青春。當時自倚青春力，不信東風解誤人。

黃子思云：余嘗守官咸陽縣，解之後臨渭河汀嶼中。連歲秋有孤雁來棲于葭葦中。今歲冬深不復至。或已在緡弋，或去而之他，皆不可知也。感而為詩，題亭壁云：天寒霜落雁來棲，歲晚川空雁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我沾衣。

東坡云：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與魯直天啟會於伯時齋舍。錄鬼仙所作，或夢中所作。嘗記太平廣記中有人為鬼物所引入墟墓間，皆鮮華洞戶，忽為劫墓者所驚。遂失所見。但云：芫花半落，松風晚清。又錄鬼詩云：江上檣竿一百尺，山中樓臺十二重。老僧樓上望江上，遙指檣竿笑殺僧。又云：俞娘送我青風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刺綉衣上花，今日為灰不堪着。又云：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鴛塵，還山

弄明月。又云。卜得下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又云。浦口潮來初。渺漫蓮舟落。漾採花難。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來更折看。又云。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中流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又云。寒草白露裏。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罷。寒燭與君同。

熙寧中。魯直入宮。教余兄弟伯父五開府。酒餘脫淺色香羅襖衣之。魯直醉中作詩云。疊送香羅五色衣。看來香氣入書幃。到家慈母驚相問。為說王孫脫贈時。

張文潛作七夕歌。為東坡所稱。詞云。人間一葉梧桐飄。萼收行秋回斗杓。神宮召集役靈鵲。直渡天河雲作橋。橋東美人天帝子。機杼年年勞玉指。織成雲霧紫綃衣。辛苦無懼容不理。帝憐獨居無與娛。河西下嫁牽牛夫。自從嫁後廢織紵。綠鬢雲鬟朝暮梳。貪懼不歸天帝怒。謫歸却踏來時路。但令一歲一相逢。七月七日河邊渡。別多會少知奈何。却憶從前恩愛多。忽忽離恨說不盡。燭龍已駕隨羲和。河邊靈官曉催發。令嚴不管輕離別。空將淚作雨。霧霰淚痕有盡愁無歇。寄言織女若休歎。天地無窮會相見。猶勝嫦娥不嫁人。夜夜孤眠廣寒殿。

東坡於閩中驛舍。見一詩錄之。不知誰氏子作。後聞乃姚嗣宗詩云。欲掛衣冠神武

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

一道人敗道後作詩云。瑤峰一別杳難期。消渴從教醉枕欹。不信丹青能畫得。五更燈暗月來時。

司馬池乃文正公之父。仁廟時作侍制。亦善作小詩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得丹青無畫處。畫成應是一生愁。

參寥杭州城外題小詩云。城隈野水綠逶迤。裊裊輕舟掠岸過。欲採芸蘭無覓處。野花汀草占春多。

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席上令一妓戲求詩。參寥口占一絕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襄陽時同官李友諒仲益贈張子齊思仲家歌人團茶。予題其封云。色映宮姝粉。香傳漢殿春。團團明月魄。却贈月中人。

高力士責在驩州。詠薺菜詩。為魯直所稱云。兩京作芹賣。五溪無人采。貴賤雖不同。氣味故常在。

元微之敗江陵府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

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樓。謝師厚作襄伴。聞營妓與二骨相好。此妓乞書扇子。遂改二句云。寄與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鴉棲。

東坡云。王晉卿嘗暴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答之曰。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灑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詩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較君不割。且喜兩家皆平善。今定國所藏排耳圖。得之晉卿。聊識此耳。

東坡云。皎然禪師贈吳憑處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道。只言道在他方妙。還如瞽者望長安。長安在西東向笑。東坡代答云。寒時便是熱時風。饑漢那知食藥功。莫怪禪師西向笑。緣師身在長安東。

元豐末。有以王介甫罷相歸金陵後。費用不足。達裕陵。睿聽者。上即遣使以黃金二百兩就賜之。介甫初喜。意召已。既知賜金不悅。即不受。舉送蔣山修寺。為朝廷祈福。裕陵聞之不喜。即有詩云。穰侯老擅關中事。嘗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聞車馬便驚猜。之句。此未能忘情在丘壑者也。

嘗讀岑嘉起作吉山影響錄。載李林甫創一堂。有初月之形。名曰却月堂。欲破人家。

族則入堂精思極慮。既而出堂。即人家被戮矣。夜有毛人鋸牙鈎爪。以手戟林甫而怒逐之。後有斷棺之禍。惡之者有詩云。却月堂中喜色新。明朝應有破家人。祿山反噬家還破。須信難欺是鬼神。或有大臣獨任國柄者。行住坐卧。四威儀中。念念害物。處處殺人。非止一月堂而已也。

韓康公絳子華。謝事後。自願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盡一時名德。如傅欽之。胡完夫。錢穆父。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錢穆父知府至。

晚。子華不悅。坡云。今日為本殿燒香。人多留住。坐客大笑。錢形肖九子母丈夫也。方坐。出家妓

十餘人。中燕後子華新寵當舞。舞罷。為游蜂所螫。子華意不甚懌。久之呼出。持白圓

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云。窗搖細浪魚吹日。舞罷花枝蜂遶衣。不覺南風吹酒醒。空教

明月照人歸。上句記姓。下句書蜂事。康公大喜。坡云。惟恐他姬媼賴。故云耳。客皆大

笑。

魯直嘗言鬚多人。疎秀者必貴。密而瘦短者必神氣不足。駙馬都尉王晉卿與殿帥曹貫道。皆無鬚。每指鬚多者為中相法。晉卿尚貴主。嘗過鞏洛間。道傍有後唐莊宗廟。默念始治終亂。意斯人必胡。及觀神像。兩眼外皆髭也。晉卿作詩寄貫道云。代梁

繼李號良圖。却感歌兒便喪軀。試拂塵埃覘遺像。元來滿面是髭鬚。

熙寧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所往。還厚善者。晏幾道叔原。皆在數中。俠家搜得叔原與俠詩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球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王繁張華得幾時。裕陵稱之。即令釋出。

圓通禪師秀老木。關西人。立身峻潔。如鐵壁。得法於義懷禪師。不肯出世。作頌云。誰能一日三梳頭。撮得根牢髻便休。大抵是他肌骨好。不施紅粉也風流。

東坡遊廬山泉。閱留題百餘篇。愛遵老一偈云。禪庭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口盡。我方清冷混常流。坡戲作一絕云。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溫。

熙寧中有道人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絕句於壁。自稱回山人。東老送出門。至石橋上。先渡頭數十步。不知所在。或曰。此呂先生也。詩云。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七年坡過晉陵。見東老之子。能道其事。時東老已歿三年矣。坡為和其詩。

晏公稱國初李度詩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

東坡云僕為吳興守有游飛吳寺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吳越不見此景。

東坡少時夢召入禁中一宮人引行見風吹裙帶在笏上有詩云百疊猶猶水皺六銖纚纚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既至小殿裕陵坐其上脫絲鞋令坡銘之坡即書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步武所臨雲生雷起裕陵稱賞。

曾子固曰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院夢有邊之至海上見海水中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妓甚衆題其名曰靈芝宮邊之者欲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謂曰時未至且令去它日當迎之至此恍惚夢覺時禁中已鳴鐘平甫頗自負不凡為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訊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果然乎卜曰然昔人至海上蓬萊見樓臺中有侍樂天之宮樂天為詩以誌與平甫之夢蓋相似二人皆天才逸發其精神所寓必有異者蓋有之而不可窮也其家哭請書其事故為之書。

余在中都見一士大夫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詞下云馮延巳三字詩中復云聖壽南山永同延巳作也詞云銅壺漏滴初盡高閣雞鳴平空催啓五門金鎖猶垂

三殿珠櫳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散紅。駕瓦數行曉日。鸞旗百尺春風。侍臣蹈舞重拜。聖壽南山永同。

東坡云。琴曲有瑤池燕。其詞不協。而聲亦怨咽。變其詞作閨怨。寄陳季常去。此曲奇妙。勿安與人云。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少愁悶。無人問。偷啼自搵殘粧粉。抱瑤琴尋出新韻。玉纖趁南風來解。幽愠。依雲鬢。眉峰斂暈。嬌和恨。

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先生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明色鮮霽。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悽慘。春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名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真詩家語耳。遂相召與二歐飲。用是語作減字木蘭詞云。春庭月午。搖落春醪光欲舞。步轉回廊。半落梅花。婉婉香輕風。薄霧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共離人照斷腸。

岳侯死後。臨安西溪寨軍將子弟。因請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書其名。眾已驚愕。謂其花押。則宛然。平日真迹也。復書一絕云。經略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誰朔。空有遊魂遍九州。丞相秦公聞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者數人。有死者。梁遣黃門侍郎明少遊。秣陵令謝藻。信威長史王纘。冲宣城王文學蕭愷。兼散騎常

侍袁狎。兼通直散騎常侍。賀文發。宴魏使李騫。崔劼。溫良畢。少遐詠騫贈其詩曰。蕭

蕭一曰風簾舉。依然可想。騫曰。未若燈花寒不結。最附時事。少遐報詩中有此語。

劼問少遐曰。今歲奇寒。江淮之間。不乃冰凍。少遐曰。在此雖有薄冰。亦不廢行。不似河冰一合。便勝車馬。狎曰。河凍上有狸跡。便堪人渡。劼曰。狸當為狐。應是字錯。少遐曰。是狐性多疑。鮑性多豫。狐疑猶預。因此而傳耳。劼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疑鮑預。可謂獸之一短也。

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雜樹森竦。泉石崇邃。歷中祓禊之勝也。曾有人折其一枝者。公曰。何為傷我鳳條。自後人不復敢折。公語參軍尹孝逸曰。昔季倫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對曰。曾詣洛西遊其故所。彼此相方。誠如明教。孝逸常欲還鄴。詞人餞宿於此。逸為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此兩句。比謝靈運池塘十字焉。

牡丹前史中無說處。唯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記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開元末。裴士淹為郎官。奉使幽冀。迴至汾州眾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興私第。天寶中。為都下奇賞。當時明公有裴

給士宅看牡丹。時時尋訪。未獲一本。有詩云。長安年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別有玉盤垂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太常博士張乘嘗見裴通祭酒說。又房相有言牡丹之會。瑄不預焉。至德中。馬僕射鎮太原。又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韓愈侍郎有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為凌辱。韓知之。遂為街西假僧院。令讀書經。寺三綱復訴其狂率。韓遽令歸。且責曰。市肆賤類。營衣食尚有一事長處。汝所為如此。竟作何物。姪拜謝。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黃赤。唯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曲尺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窠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人座。唯費紫鑽輕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枝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綠。每朵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出官時詩。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姪且辭歸江淮。竟不願仕。興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着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暈倒暈。淺紅淺紫深紫黃白檀等物。獨無深紅。又有花葉中無抹心者。重臺花者。其花面徑七八寸。興善寺素師院牡丹。色絕佳。元和末。一枝花合歡金燈。一曰九形。花葉不相見。俗惡。

人家種之一名無義草。合離根如羊魁。有游于十二環之相須而生而實不連。以氣相屬一名獨根一名離母。言若士所食者。合呼為赤箭。

臨川聶東軒為仁和縣教諭。能詩文。而灑翰深得李北海遺意。余偶購得二幅。其一皇明正朔承千載。天下車書共一家。玉杯行酒聽春雨。紅燭照人如晚霞。寶刀雷煥蒼精劍。天馬郭家獅子花。收拾全吳還聖主。將軍須用李輕車。筆法絕妙。但瞿宗吉歸田詩話中載是張先弼詩云。免胄日趨丞相府。解鞍夜宿五侯家。玉杯行酒聽春雨。銀燭照天生晚霞。世亂且從軍旅事。功成須插御筵花。漢王未可輕韓信。尚要生擒李左車。張昱廬陵人。時在左丞楊完者幕下。至正間為浙省員外。張士誠專擅棄位不仕。以詩酒自娛。號一笑居士。又號可閒老人。嘗曰。吾死埋骨西湖。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所居在今花市。名曰宴居。其墓在西湖山中。此詩或大年所改定也。大

善年

盧延遜苦吟詩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險覓天應悶。狂撻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為著者之乎。夫之乎也矣兮哉。在古俱不為韻。如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俟我于著乎。而河水清且漣漪。何其處也。必有以也。顏之厚矣。出自口

識

餘

卷二

五十二

矣其實七分。迨其言兮。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豈其然乎。令人往往用之。叶韻。劉琨詩。烏狗之談。其最得乎。

自古耽詩之人。未有不瘦者。崔浩病起。友人戲之曰。非子病。乃苦吟詩瘦耳。李太白嘲杜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子美嘲裴迪云。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游萬事慵。王摩詰聞迪吟詩。亦戲贈云。猿吟一何苦。愁朝復悲夕。宋天聖中。王安簡神情冲澹。黃唐卿刻意篇什。謝陽夏李邯鄲戲之曰。王白間如鶴。黃吟苦似猿。吳明仲常與余論。今作詩者。名曰長肉詩。言未嘗苦心。不至瘦損也。因成句曰。莫飲斷腸酒。須吟長肉詩。相對絕倒。長肉詩。

趙子昂詩。嘈噴琵琶媚。逐天陸機文賦。務嘈噴而妖冶。蓋浮艷聲也。又江淹度西塞山詩。潺湲夕澗急。嘈噴晨鷄鳴。嘈噴

詩以申志。一字則言寔而不會。二字則祈父肇種之類。三字則綏萬邦屢豐年之類。李西涯云。羅仲明嘗謂三言亦可為體。且無論古人。只國初劉伯溫思美人一長篇。雨欲來。風蕭蕭。已極其妙矣。三言詩

指雲思親。乃陸機事。士衡仕洛。親在華亭。故其思親賦有云。指南雲而寄欵。望歸風。

而效誠。後梁公仕并州法曹。親在河陽。登太行山。反顧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又江總詩。心逐南雲去。杜甫詩。江東日暮雲。又憶弟看雲白日眠。是東雲南雲看雲。亦可施之兄弟朋友也。指雲思親

陶九成輟耕錄。載水仙詩。盤塘江上是奴家。即若閒時來吃茶。黃土築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乃揭曼碩所遇。又丘大祐吳興絕唱。亦紀此詩。以為張天雨所作。題云湖州竹枝詞。臨湖門外是儂家。即若閒時來喫茶。黃土築牆茅蓋屋。門前一樹紫荊花。未知孰是。水仙詩

唐詩三十六所臨春殿。一一香風透管絃。白樂天綠浪東西南北水。紅闌三百九十橋。劉禹錫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又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陳郁云。十音當為謔。謂之長安語音。非也。十當音旬。古人以日為旬。故如此讀。十音長孫左輔之寄衣曲。盛唐之晚唐也。馬戴之薊門懷古詩。晚唐之盛唐也。盛晚品

今人但知李太白鳳凰臺。出于黃鶴樓。而不知崔顥又出于龍池篇也。若鸚鵡洲。則又鳳凰臺之餘意耳。沈佺期龍池篇云。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遠。池開天漢分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卽第樓臺多氣色。君王鳧雁有光輝。為報震中百川水。來

朝此地莫東歸。崔司勳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太白登金陵鳳凰臺云。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鸚鵡洲云。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烟開蘭葉香風起。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四篇機杼一軸天錦。繁然特拈出之。以表當場敵手。黃鶴龍池

梁簡文夜夜曲云。靄靄夜中霜。河開向曉光。枕啼常帶粉。身眠不着牀。蘭膏盡更益。薰爐滅復香。但問愁多少。便知夜短長。此篇曲體人意。且以夜之短長。繫于愁之多少。非親知其味者不能也。長夜詩

莫染亦莫鑷。任從伊滿頭。白雖無奈老。黑也不禁秋。靜枕聽蟬卧。閒垂看水流。浮生未達此。多為爾為愁。此篇可謂世人染鑷白髮之惑。余年未四十而頭早白。每有勸余染摘者。余即笑吟此句曰。白雖無奈老。黑也不禁秋。以自解云。近見杭婦朱桂英。嘗詠云。白髮新添數百莖。幾番拔盡白還生。不如不拔由他白。那得工夫與白爭。亦

可喜也。朱氏號養誠道人，所著有閨閣窮文集。

白髮

蘇拯寄遠云：妾願化為霜，日日下河梁。若能侵鬢色，先染薄情郎。願為霜意甚奇，勝如為雲為雨者。願為霜

長吉雁門太守行：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耀日金鱗開。蓋言甲光之金鱗輝映如曜日而鮮明也。王安石不解此意，言方黑雲安得曜日。近有俗本改作曜日，尤可笑。占書：猛將氣紫黑如城樓，或狀閃黑旗。又曰：軍勝之氣如火光，夜照人。又岱山氣正黑，故云雁門也。雁門

王維早朝云：方朔金門侍，言滑稽弄臣也。班姬玉輦迎，言盡惑內嬖也。仍聞道方士，東海訪蓬瀛。分明以秦皇漢武神仙聲色譏其君，非體也。宗楚客云：幸覩八龍遊閬苑，無勞萬里訪蓬瀛。可謂有箴規矣。結句如太白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韋元旦仙榜承恩爭既醉，方知朝野更歡娛。王右丞為來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玩物華，方得扈從應制之體。應制體

戎昱云：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未夢不曾眠。非親知此味者不能道，非曾知此味者亦不可與道。或曰：不眠安得有夢。此正所謂痴人前不可說夢也。唐昭宗詞思夢時

時睡不語長如醉。蓋求夢之心急。故身雖眠而心實醒耳。杜牧之春思詩。自是求佳夢。何須訝晝眠。又重尋春晝夢。笑把淺花枝。更奇。夢眠

孟浩然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劉履以孤舟字為病。此無害。自是佳句。賈至江邊數杯酒。海內一孤舟。又明月秋風洞庭水。孤鴻落落一扁舟。劉翥虛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岑參灑上一孤舟。杜牧萬山深處一孤舟。劉文房青山萬里一孤舟。又幾家同住一孤城。李太白孤帆一片日邊來。孤舟

杜子美花亞欲移竹。孟東野南浦桃花亞。水紅李嘉祐霜濃竹。枝亞包佶多年亞。石松。方干應候先開亞。水枝亞。義如壓。言低枝也。亞

北齊劉逖詩。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張說樹坐參猿笑。杜甫楓樹坐猿孫。黃鶯並坐交愁濕。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薛能花欄鳥坐低。坐字甚奇。而螢坐尤奇。唐人皆本于劉也。坐

王子安臨高臺云。錦衣夜不襞。羅幃晝未空。樂而失晝夜也。庾丹秋闈有望云。羅襦曉長襞。翠被夜徒薰。愁而失晝夜也。失晝夜

陳月出詩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李太白送祝八若見天涯思故人。綉紗石上窺明

月杜子美夢李白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常建宿王昌齡隱處松際露微月清
光猶為君王昌齡贈馮六元二山月出華陰開此河渚霧清光比故人豁然展心悟
以月比人甚得懷人之體皆出于三百篇也月比人

包何云一官何幸得同時十載無媒獨見遺錢起送鄔三落第云名官無媒自古遲
窮途此別不堪悲貫休逢周朴云倘遇中興主還應不用媒夫自登第而居官未有
不用媒者世事可知晁公寄陳叔易云處士何人為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以仕官
而倚狙獪之人又下于媒妁一等矣善乎于漬有云白玉若無玷花顏須及時國色
久在室良媒亦生疑鴉鬟未成髻鸞鏡徒相知翻慚效顰者卻笑從人遲寓意最深
官媒牙

王昌齡灞池詩開門望長川薄暮見漁者借問白頭翁垂綸幾年也二韻俱用助語
亦妙者也

列子假糧荷菴之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李白大覺高僧蘭詩飛觴去年
啼邑子獻花何日許門徒是儒釋弟子皆可稱門徒門徒

詩中聯最忌板對如孟襄陽何如石嵩趣自入戶庭間不見穿針婦空懷故國樓忽

蓬青鳥使遶入赤松家主人開舊館留客醉新豐對而不對獨臻其妙

活對

廬江兩仲卿前漢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焦仲卿漢建安中廬江府小吏妻劉氏為姑所逐自誓弗嫁逼之投水死仲卿聞之亦自縊于庭樹今名小吏港太白詩孔雀東飛何處棲廬江小吏仲卿妻為客裁縫君自見城烏獨宿夜空啼

兩仲卿

余每客遊寄息野店中得句云酒香人欲歇野店日初斜因思店字可入詩料韋應物楚山明月滿淮店夜鐘微岑參野店臨官路重城壓御堤温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陳羽都門雨歇愁分處山店燈殘夢到時韋莊明日五更孤店裏醉醒何處各沾巾皆佳句也

店

作俗作做後漢書廉范傳范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梁江洪紅箋詩雜彩何足奇唯紅偏可作灼爍類蕩開輕明似霞破唐沈佺期曝衣曲瑤瑁筵前別作春琅玕

窗裏翻成畫

作

今呼侍婢曰丫頭言頭上方梳雙髻未成人之時即漢所謂偏髻也劉賓客詩花面

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特為小樊而作花面者未開臉也

了頭

女郎魚玄機愁隨芳草新甚有思致至于易求無價實難得有心郎又夢為蝴蝶也

尋花何其淫也。後為使女綠翹事下獄死。

詩注

永嘉侯一麟酷傲。右丞如四顧徒餘壁。一牀空有書好道。髮新白為儒家舊。貧每因枕上夢。識得屋前山。皆得意句也。與其兄一元足稱華亭。在南海則有二黎曰民表。民表真二難也。如民表殿隨山勢轉。池向水源開鑄金成九鼎。羽葉建諸藩。極渾雄矣。

二難

徐夢華字子善。錢塘人。魁梧個儻。燕額虬髯。鼓頰風生。其詩蕭豁雋朗。有奮爾樓稿。如采蓮曲。采采六郎花。衣濕花間露。不惜羅衣寒。祇恐秋光暮。西湖曲。湖水年年綠。春花度度新。六橋歌舞地。幾易管絃人。年二十六為南安參軍。有思親詩。為憐萱草庭前冷。不戀梅華嶺上春。即桂冠而歸。

徐後餘杭人。偉貌豪襟。詩復俊逸。如醪醑醉空金鑿落。銀缸暖映玉交枝。芹湖沙暖眠鷓鴣。花塢春陰困海棠。恢松當道似人立。落葉滿林如雨飛。亦可成家也。西湖聞笛云。月白霜寒客夢醒。笛聲迥出柳洲亭。莫教吹過孤山去。風裏梅花不耐聽。一時傳之。

天有雲則無霜。名護霜天。杜牧詩。護霜雲破海天遙。于鵠云。護霜雲映月。蒙龍晏原。

叔云。幾點護霜雲影轉。高迪云。江雲薄護霜。

護霜天

沈佺期詩。朝發崇山下。暮坐越裳陰。西從山谷變。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岑。序云。按九真圖。崇山越裳四十里。杉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于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水缺缺。藤竹明昧。有三十峰。夾水直上千餘仞。諸仙窟宅在焉。今以崇山為在湖廣慈利縣者。誤。崇山

金鄰一作金滌。夫南國之外二千餘里。有金鄰國。土地出銀。人眾好獵。漢文選曰。金鄰象郡之樂。唐書宦者傳。真獵金鄰等國。張籍蠻中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鄰。玉環穿耳誰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銅柱不獨馬援。吳黃武二年。程普關羽分界。鑄銅柱為誓。在衡山縣。又五代晉與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為界。學士李昇銘在辰州西北會溪。

西湖北東馬塍邊。地名散花灘。張伯雨馬塍新居詩。浮家泊宅意何如。玉室金堂計未疎。歸錦橋邊停舫子。散花灘上作樓居。澹然到處自鑿井。玄晏閉門方著書。但得草堂貧便足。人間何地不樵漁。歸錦橋。即今賣魚橋。僧澹然詩。到處自鑿井。不能飲

常流。蓋用此也。散花灘

古樂府有莫愁樂石城樂唐書樂志曰石城有女子名莫愁莫愁樂云莫愁在何處
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莫愁盧家女子善歌唱嘗入楚宮莫愁却今
在承天府漢江面石城在州西北晉羊祐所建鄭谷詩石城昔為莫愁鄉莫愁魂散
石城荒江人依舊掉船舫江岸還飛雙鴛鴦莫愁村

田澄唐人蜀城詩地富魚為米山芳桂是樵上句可用之湖廣下句可用之桂林朱

桂

世間能飲者多不喜甜酒白樂天詩云量大厭甜酒才高笑小詩杜子美則曰人生
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韓退之曰一尊春酒甘如飴丈人此樂無人知劉禹
錫扈陽詩曰湖魚香勝肉官酒重于錫則古人亦有好甜酒者矣

綠酒南岳夫人傳設王子喬瓊蘇綠酒李詩遙觀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潑醅白
樂天云傾如竹葉杯中綠秦少游云翡翠側身窺綠酒蘇子瞻云小舟浮鴨綠至楊
廷秀乃云瓦頭鴨綠變鵝黃

紅泥謝公樓一名紅泥酒在汀州張曲詩謝公樓上好醇酒二百青蚨買一斗鍾用
紅泥

藏

餘

卷二

五十七

李太白好飲玉浮梁。謂浮蛆酒脂也。浦江月泉吟社詩。山歌聒耳烏鹽角。村酒柔情

玉練槌

浮梁練槌

黃魯直詩。王公權家荔枝綠。廖致平家綠荔枝。試傾一杯重碧色。快剝千顆輕紅肌。

荔枝綠

雙鳧杯。一名金蓮杯。即鞋杯也。人但知為葉令王喬事。而不知女人繡鞋亦名雙鳧。王深輔道有雙鳧詩云。時時行地羅裙掩。雙手更擎春潑漉。傍人都道不須辭。儘做十分能幾點。春柔淺醲葡萄煖。和笑勸人教引滿。洛塵忽泥不勝嬌。剗踏金蓮行款款。則知當日狂客。亦以此行酒也。

國初許羣臣得飲于市樓。臨川揭孟同軌宴南市樓詩。詔出金錢送酒壚。綺樓勝會集文儒。江頭魚藻新開宴。苑外鶯花又賜醕。趙女酒翻歌扇濕。燕姬香襲舞裙汙。繡筵莫道知音少。司馬能琴絕代無。此真聖世太平氣象也。後為都御史顧佐奏革。于是有官吏扶妓飲酒之禁。賜醕

蕨草忘憂。見嵇康養生論。一名無憂草。見通志。菊忘憂。見陶淵明詩。檳榔扶留。可以忘憂。見酉陽雜俎。山麻蠟。憂。見梁吳筠采藥大布山詩。我本此山北。緣澗采山麻。九

並日間照三葉長生花可以顯愛疾聊持駐景斜

忌憂

反舌鳥名。禮記疏：百舌鳥也。以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故名。至五月感陰氣而無聲。歐陽永叔詩：百舌子，莫道泥滑滑。官花正好愁雨來。暖日方催花正發。是百舌即泥滑滑。今亦名之曰泥百舌也。飲春水而開口。飲秋水而閉口。故梅堯臣百舌詩：一冬常噤默。來春何多舌。周書反舌有聲。譏人在側。故杜甫云：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蓋陰氣之應。巧言之象也。

反舌

黃庭堅以不飲酒者為惡客。故云：破卯扶頭把一杯。燈前風味喚仍回。高陽社裏如相訪。不用閒携惡客來。元次山以非酒徒。即為惡客。故曰：將船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還家亦少酣。予以為不能詩者。亦當名之曰惡客。蓋皆取人清典故也。

惡客

西湖今但知有冷泉。而不知有溫泉。醴泉在冷泉之上。楊廉夫西湖竹枝詞：家住西湖新婦磯。又石新婦下水連空。飛來峰前三萬重。却九成竹枝詞：風篁嶺頭西日暉。青龍港口新月微。馮士卿詞：請看雙口橋下水。新開兩朵玉芙蓉。皆遺逸隱蹟。虎林之改武林。或云因多虎患。或曰南唐諱之也。而虎丘亦改武丘。白居易因嵩亭

詩似移天目石疑入武丘山

吳泉即虞淵見河圖緯象云郤之隘上為扶桑日所升宣陸之阻上為吳泉月所登此偽書也虞綽逃難易姓名作吳卓唐高祖諱淵後易作泉詩云酣歌一夜送泉明

吳泉

湖州有餘英溪餘不溪不今秋韻作方鳩切非也當作虞韻風無切本作柎說文鄂足也草木房為柎一曰華下萼通作不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鄭云承華者鄂不當作柎鄂足也即今言花蒂此地有梅溪茗溪其流相通故曰餘英餘不若作方鳩切則水注說文云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與溪水全不干涉左傳華不注者山名人皆讀作八聲誤也古不字有讀作缶音者作俯音者惟伏琛齊記引虞擊豨服經作柎言此山孤秀如華附之注于水李太白詩云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綵翠如芙蓉此其證也餘不溪

角黃帝吹角或曰出于越李衛公兵法吹角十二聲為一疊後世製之以司晨昏說者曰五音三曰角為民為民者當儉約不奢僭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今畫角所吹之曲其詞云為軍難為民難難又難蓋角為民之事也而祭酒胡公儼乃曰為

君難為臣難。難又難。與角為民之事。全不相涉。宋紹興初。高州有吹角老兵。題詩譙樓曰。盡角吹來歲月深。譙樓無古亦無今。不如歸我龍山去。松竹青青何處尋。遂遁去以為僊。

踰鞠黃帝軍中之樂。有鞠戲。習勤勞也。唐歸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共皮砌作毬。火中燼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此可見其制。宋柳三復云。背裝花屈膝。白打大廉斯。進前行兩步。踈後立多時。此可見其法。

屨為履。屨履中薦也。曰步屨。曰舞屨。吳王宮中有響屨廊。以榱梓板藉地。西子行則有聲。故名響屨。韓偓屨子詩。六寸膚圓光綴綴。唐尺雖短謂之六寸。膚圓想亦不纏足也。梁詩。畫屨重高牆。畫之者當是繪以五彩。高牆者想是潤頰也。今之高屨鞋類。履匠曰烏。以皮為之。烏以木置履下。乾濕不畏。古者祭服用之。屨以木為之。即今之木屨。古婦女亦着之。李白浣沙石上女詩。一雙金齒屨。兩足白如霜。今廣東婦女。雖晴天白晝。亦穿木屨。余嘗戲給事中李孺徵云。樂府有雙行纏。今南海可謂雙行屨矣。因作雙行屨云。荔枝醉顏頰。未麗蟠清醜。孔雀隱蘭皋。佳人出茅屋。繡帛謝纏綿。赤脚幸馳逐。白足越羅襪。紅屨奇南木。金齒滑不磨。玉趾纖可掬。西子畫屨聲。東陽

素波沐不雨石琳琅。無雷車轆轤。烈日響洞房。良宵展郎腹。非乏蓮花承。頗厭笋芽縮。知音美自然。絲竹不如肉。孺徽笑曰。足可補香奩新詠也。他日與李兵部少偕在西湖席上。以金蓮小命題索賦。余復戲之曰。貴地惟有雙行履耳。舉以誦之。軒渠不能自己。

女靴。趙武靈王胡服作靴。初短靴。後漸以長靴。唐司馬殺其靴。加以靴瓊。裴叔通以羊為之。隱廩加以帶子裝束。婦人皆可服。古人有舞靴。李太白詩。青黛畫眉紅錦靴。楊廉夫詩。繡靴蹴鞠勾。驪樣羅帕垂鬟女直妝。

女鞵。鞵足衣。今之膝褲。矢藪子曰。三代謂之角鞵。前後兩隻相成。中心繫帶。至魏文帝吳妃始以綾羅裁縫為之。曹子建洛神賦曰。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唐楊貴妃錦靴。杜牧詠鞵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織纖玉筍最輕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今婦人有不着鞵者。太白詩。屐上足如霜。不着鴉頭鞵。則唐時已然。

袜胸。今之袜胸一名襴裙。隋煬帝詩。錦袖淮南舞。寶袜楚宮腰。謝偃詩。細風吹寶袜。輕露濕紅紗。廬照鄰詩。倡家寶袜蛟龍被。女人脇衣也。崔豹謂之腰綵。引左傳。相服陳靈公。衷相服而戲于朝。日日近身衣也。即唐訶子之類。寶袜在外以求裙腰者。

視圖畫古美人妝可見故曰楚宮腰。曰細風吹者此也。若貼身之相則風不能吹矣。自後而圍向前故又名合歡欄裙。沈約詩。嶺上蒲桃繡。腰中合歡綺。是也。

婦人之眉。

婦人之眉最善。蓋人故从女从眉。曰媚。眉不能語。而太白詩。眉語兩自笑。

温庭筠詩。眉語柳慘慘。柳渾詩。窗疎眉語度。又太白閒將手語彈鳴箏。即以爽為手談也。唐書道路目語。漢李陵傳。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也。

鴛鴦七十二。

古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人皆不解七

十二之說。蓋言美人之數也。又古人多言三三美人。夫三三則六。而六六則為三十六矣。左右各三十六。合之則為七十二矣。蓋六者陰數之極。而六六三十六者。又純陰之數。故用之婦人也。楊廉夫詩。別院三千紅芍藥。洞房七十紫鴛鴦。蓋為對耦所拘耳。楊慎詩。芳池七十二。寶帳三千重。

戚夫人。

范至能云。劉項家人總可憐。英雄無策庇嬋娟。戚姬葬處君知否。不及虞兮

有墓田。夫以沛公之英雄。豈無策以庇戚姬。帝欲全夫人。非易儲不可。不如付身後事于不知。黃鵠之悲。特牽于衽席之愛耳。帝春秋既盛。亦慮諸故將之跋扈。非太后

必不足懾服之固不意人姦之毒至母子俱盡也

四碧玉碧玉晉喬知之妾所歌明珠十斛買娉娉是也又陳後主寄碧玉詩離別腸猶斷相思骨合銷愁魂若飛散憑杖一相招又楚王碧玉審言詩清風細雨濕梅花驂馬先過碧玉家正值楚王宮裏宴門前初下七香車又宋汝南王妾碧玉所歌碧玉破瓜時是也碧玉歌一名千金意晉孫綽作

秧婦戴九靈插秧婦詩青袂蒙頭作野粧輕移蓮步水雲鄉裙翻蛺蝶隨風舞手學蜻蜓點水忙緊束煖烟青滿地細分春雨綠成行村歌欲和聲難調羞殺揚鞭馬上郎江北婦女皆務農其夫反謳歌擊鼓

失婢榜唐人有誚失婢榜詩因友人之婢逃去原情寄朝云撫養在香閨嬌痴教不依揔然桃葉寵打得柳花飛曉露空調粉春羅枉賜衣內家方妬殺好處任從歸偷鎖出香閨風花何所依想應乘月去難道綽天飛燭暗新垂淚香凝舊舞衣恩情如不斷還向夢中歸揭榜諱因依千聲叫不歸頭盤紅縷髻身着紫羅衣夾帶無金玉窩藏有是非請君看賞格惆悵信音稀白樂天云舊恩慚自薄前事悔難追可謂有忠厚之意劉賓客和之云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衣是亦難乎其為情矣

香毬。今鍍金香毬。如渾天儀。然其中三層關。較輕重適均。圓轉不已。置之被中。而火不覆滅。其外花卉玲瓏。篆烟四出。西京雜記。長安巧手丁緩。作卧齋香爐。即此。又有以奇香異屑製之者。亦名香毬。乃舞人搏弄。以為劇者。白樂天詩。香毬趁拍迴環匝。花盞拋巡取次飛。

武安王。後漢延岑自稱武安王於漢中。又秦將白起封武安君。後關雲長亦封武安王。有客為余召箕。一日降書云。威鎮華夷。義勇三分四海。才兼文武。英雄千古一人。余曰。公乃武安王邪。聞公之靈。誓不入吳。何以至此。又書曰。赤兔騰霜汗。雨零青龍偃月血。風腥曉來飛渡烏江上。始信天亡最有靈。

呂何仙。呂崑字洞賓。幼名紹先。京川人。二十不從婚娶。會昌咸通時。舉進士。滯場屋者二十三年。五十道始成。余嘗召箕。洞賓降書云。輕揮羽扇。平分湘水。烟霞泉石。為佳侶。清風雨袖。膽氣粗。洞庭飛過。經千里。飽嚼瑤華。醉斟玉醴。乾坤收拾。葫蘆裏。一聲長笑。海空秋。數着殘棋。山月起。客有戲之曰。公仙姑何在。即書云。仙姑至矣。箕停少選。復書云。閨苑蓬萊。自可人。東山人駐。幾千春。要知古女真消息。碧漢青天。月一輪。余曰。非藏何仙姑三字耶。

風流神。洞庭包山。林木陰森。居民稠密。近有風流神在東灣。茹家能呼人姓名。談世隱事。亦善吟咏。有曰。自入空山。歷歲華。幾經葉落。幾經花開。諸君問我原蹤跡。太華峯頭第一家。洞庭秋水碧玻璃。日浸東方月浸西。萬里紅塵渾不到。可能着我道人棲。暝烟一抹起山城。返照林間石壁晴。多少樓臺銜倒影。獨能容我看分明。其所說事。驗于前而昧于後。

蘭葉龜。

古言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綠尺二寸。而許景先詩則云。蘭葉負龜。初薦社。桐花集鳳。更來儀。是能游于蘭葉之上矣。

鯉公。唐律取鯉。即放之。賣者杖六十。號曰赤鯉公。以其與國姓同音也。佩用魚符。亦取鯉象。武后革命。以龜代之。先是隋煬帝時。為鳳船之歌曰。三月三日。到江頭。正見鯉魚波。上游意欲持釣。往撿取。恐是蛟龍還復休。此李氏興之讖也。故唐人重鯉。鯉即鯉字。

併身物。

東方之鯉。比目魚也。西方之鱉。比肩獸也。南方之鶴。比翼鳥也。北方有比肩

之民。亦當曰淫民。極樂國。其人二首一身。晉揚方合歡詩。譬彼比目魚。又生為併身。暑搖比翼扇。寒坐併肩氈。齊彼蛩蛩獸。舉動不相捐。博物志。比翼鳥。一青一赤。一

名共命鳥二首一身

妙規子規人但知其為催春歸去之鳥。蓋因其聲曰歸去了。故又名思歸鳥。不知亦為先春而鳴之鳥。史記歷書百草奮興。妙規先鳴。索隱曰。子規春氣發動。則先出野澤而鳴是也。韓致光春恨詩。殘夢依依酒力餘。城頭批頰伴啼鳥。批頰鳥即鷓鴣也。催明之鳥。隋煬帝詩。笑勸上林中。除却司晨鳥。即喚起也。

鬱金。鬱林州產芳草。名鬱金。周禮鬱人。几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以實。葵十二葉為百草之英。十葉為貫。百念貫。築以煮之為鬱。釀酒以降神也。然本草木部中。又有鬱金香。豈草木二種耶。沈佺期詩。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飛玳瑁梁。堂一作香。又古樂府云。鬱金蘇合及都梁。都梁香澤蘭。因山得名。

藍紅。詩終朝采藍。說文藍染青草也。故曰青出藍而青于藍。白樂天詩。老絲練綠紅。藍染染成紅線紅于藍。李益詩。藍葉鬱重重。藍花石榴色。少女歸少年。光華自相得。是藍花本紅也。紅藍花中國人謂之紅花赤白之間為紅。

茶梅。劉長卿有海紅花詩。海紅今茶梅。以其自十二開至二月。與梅同時。故曰茶梅。劉仕亨詩。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口帶雪枝。

瓊花瓊赤玉也。鮮于詩：百歲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寄靈祠。地著不可移。八蓓冠
羣芳。一株攢萬枝。而宋次道迺云：瓊花一名玉蕊。見揚州后土廟玉蕊花序。退朝錄
云：揚州后土廟瓊花一枝。或云自唐所植。即李衛公所謂玉蕊花也。舊不可移。徙宋
仁宗哲宗移植禁苑。遂死。載還復榮。官者陳深取孫枝。接于八仙根上。至今流傳。杭
諸家堂瓊花園是也。然香色亦少異矣。王建唐昌觀玉蕊花詩。女冠夜覺香來處。惟
見堦前碎月明。劉禹錫長安觀玉蕊花詩。玉女來觀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即今
粉團花無疑也。梔子山礬自別為一種。迥不相類。而曾端伯以為即唐昌玉蕊花。尤
誤。玉蕊花詩。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今梔子花初不謝落。故知非也。
合昏。嵇康合歡蠲忿。萱草忘憂。萱名宜男。一名合歡草。亦名忘歸草。陸士衡詩。安得
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其葉至夜即合。故曰合昏。又曰合婚。杜子美詩。合婚尚知時。鴛
鴦不獨宿。花色如醴。暈綠上半白。下半肉紅。散垂如絲。為花之異。其綠葉夜合。又謂
之夜合花。又草有夜合花。柳子厚詩。夜合花開香滿庭。韓忠獻詩。所愛夜合花。清馥
逾眾芳。古人因合歡有夜合之義。遂有合歡扇。合歡帶。合歡被。合歡淋。合歡枕。合歡

相思樹。今之相思木。生嶺南。樹高大餘。其子曰相思子。即紅豆。漢文選注。赤如珊瑚者。王維詩。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頻采擷。此物最相思。

素馨。陸賈南行紀曰。南越五谷無味。百花不香。獨有二花。不隨水土而變。然素馨之香。不如茉莉。而茉莉又有一種紅者。但無香耳。廣東昔有劉王女素馨者。其家在陽江縣上。生此花。故名素馨。宋傅伯成詩。昔日雲鬟鎖翠屏。至今烟冢伴荒城。香魂斷續無人問。空有幽花獨擅名。

十八娘。荔枝有名十八娘者。上品。今草中有名錦荔枝者。元時名曰紅姑娘。余嘗有詩云。十八娘豐殺有名。紅姑娘弱更多情。秋風一槩呈丹齒。幸免騷人誚側生。

文章草。余嘗有遊仙詩云。旌節花開降王母。文章草熟醉東華。旌節花即錦葵。俗音訛作錦茄兒花。因其花小而類茄花也。高四五尺。節節對生。紅紫如錦。文章草即五加皮。譙周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蓋王屋山人王常所謂甯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又東華真人以五加為金玉之香草。見袁石經。

美人蕉。廣西產美人蕉。樹不甚高。花瓣六。大。紅色甚美。余嘗詠美人蕉詩云。芭蕉葉

葉颺瑤空。丹萼高擎映日紅。一似美人春睡起。絳唇翠袖舞東風。

借花看。虞伯生詩。雨浥輕塵道未乾。朝回隨處借花看。借花看三字。情興甚奇。借客醉者。余性不多飲。迺苦好飲。日無事。非杯杓無以自適。每拂徑以竚佳侶之來。蓋借客以取醉也。因憶白樂天送呂漳州詩有云。獨醉似無名。借君作題目。可謂契合者矣。昔人有云。賈花檐上看桃李。沽酒樓頭聽管絃。此則貧窮丐兒之行徑也。

盧橘。惠州出盧橘。許渾南海詩。盧橘花香拂釣磯。美人猶舞越羅衣。蘇軾詩。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今廣東呼枇杷為盧橘。又優曇鉢似枇杷。無花而實。

不死樹。郭璞不死樹贊。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敬天地。洛陽宮殿簿。明光殿前長生二株。世人謂西王母長生樹。許景先詩。瑞氣朝浮五雲閣。祥光夜吐萬年枝。蘿歸。蘼蕪江蘿也。音如離義。故逐婦采之。詩曰。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是也。當歸一名文無。將離者贈之以當歸。交藤。何首烏也。食之多慾而有子。故思婦采之。詩曰。

上山采交藤。是也。

斑枝花。今褥子率用斑枝花。出南方。俗訛作攀枝花。唐李商隱木綿花下鷓鴣飛。紙錢飛出木綿花。木綿花樹大可合抱。葉黃花紅。如山茶而片極厚。

趣。淵明園日涉以成趣。自得琴中趣。趣字入詩最難雅。玄宗林亭自有幽真趣。况復秋深爽氣來。劉長卿城外園林初夏天。就中野趣在西偏。劉中山清池曲榭人所致。野趣幽芳天與添。太白興來趣方逸。蘇頌情忘趣轉閒。元微之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杜應玘野趣長乘興遣愛滄浪趣。孝經序。會五經之指趣。孟嘉公未得酒中趣。王羲之恐兒輩損歡樂之趣。余嘗題縵園云。個中原有烟霞趣。塵外新營水竹居。芙蓉。太白芙蓉不及美人粧。水殿風來珠翠香。王昌齡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笑臉兩邊開。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一作棹入池塘尋不見。古人以荷花為芙蓉。珠翠香不若風送荷花水殿香。

青山明月。太白青山明月夢中看。青山明月不曾空。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相俶語。太白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唱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將欲一作取次。又送姚司法歸吳。吳掾留觴楚郡心。洞庭秋雨海門陰。但令意遠扁舟送。不道滄江百丈深。王昌齡津頭雲樹暗。湘山。遷客離憂楚地頗。遙送扁舟安陸郡。天邊何處穆陵關。皇甫曾人心勝潮水。相送過潯陽。劉禹錫欲問水淺深。應知

遠別情。太白東流若未盡。應見別離情。錢起欲知別後思多少。漢水東流是寸心。太白請君試看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語多相做。

穆陵。沂州穆陵關在大峴上。傳云齊桓公曰。賜我先君履。南至于穆陵。即此。又湖廣隨州穆陵關。春風不到穆陵西者。今志誤作木陵關。

淚字入詩難。而哭泣字猶難。右丞廣武城邊逢暮春。汶陽歸客淚沾巾。落花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岑參首宿峯頭逢立春。胡蘆河上淚沾巾。閨中只是空相憶。不見沙場愁殺人。司空曙峽口飛花欲盡春。天涯去住淚沾巾。來時萬里同為客。今日翻成送故人。三篇詞韻皆同。又太白願結九江流。添成萬行淚。淚添山下樽。別淚徒盈袂。但洒一行淚。遠別淚空盡。平生不下淚。于此泣無窮。何必兒女仁。相看淚成行。拂羽淚滿面。流淚空盈巾。杜浩歌淚盈把。陸魯望大夫非無淚。李商隱燭分歌扇淚。岑嘉州送君九月交河北。雪裏題詩淚滿衣。胡笳一曲斷人腸。坐客相看淚如雨。李嘉祐愁人淚滴石榴枝。淚痕不似君恩斷。崔公達回身掩淚挑燈立。廉氏淚滴寒塘蕙草時。孟郊苦淚滿眼黑。天涯餘涕淚。盧綸因君一涕零。曹子建豈在釜中泣。古樂府枯魚過河泣。紅袖泣前魚。太白回泣迷津泣。血將安仰。東泣似長川。積恨

淚如雨。杜真宰上訴天。應泣。賈至朱崖雲夢三千里。欲別俱為慟。哭時豈知遷客泣。
瀟湘常建。雌雄勢已分。山崩鬼哭恨將軍。崔道融。長門花泣一枝春。豈應物鄰家婦。
婦抱兒泣。崔羽僂望斷。胡天哭塞雲。陳陶。同來死者傷離別。一夜孤魂哭舊營。豈莊
江頭沈醉惜殘暉。卻向花前慟哭歸。王喬惟餘挾瑟高堂婦。哭向平生歌舞臺。
馬如鳥。杜子美。豈有四蹄疾于鳥。不與八駿俱先鳴。佳絕。至岑嘉州。揚鞭只共鳥爭
飛。又看君馬去疾如鳥。遂不及。

送山人。錢起。送崔山人歸山。東山殘雨挂斜暉。野客巢由指翠微。別酒稍酣乘興發。
知君不羨白雲歸。既野客。又巢由。既翠微。又不羨白雲。是何等山人歸山也。

飛句。王昌齡。少時獵得平原兔。馬上橫梢意氣歸。只一兔。何意氣之有。錢起重門日。
晏紅塵出。數騎胡人獵獸歸。獵獸歸尤不佳。劉商。梁園射盡南飛雁。淮楚人驚陽鳥
稀。尤不近理。

寫客。王涯。為報遼陽客。流光不待人。正所謂崔徽。一旦不及鏡中人也。陸龜蒙。寫得
去時容。歸來不相似。

直率句。高適。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張謂。故人行役向邊州。匹馬今朝

不少留。常建左賢王道旌竿折。過在將軍不在兵。皆直率太俗。

宋氣。章碣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全是宋氣。

五兩。太白扁舟敬亭下。五兩先飄搖。權德輿曉風搖五兩。張祐南風吹五兩。王維惡說南風五兩輕。蘇子瞻風回五兩偏。郭景純江賦。覘五兩之動靜。凡候風以雞羽重五兩繫五丈旗。顛立軍營中。統船上候風羽。楚謂之五兩。小爾雅二十四株曰兩。周禮五伍為兩。禮記曾子問。東帛注疏云。十端也。十端六纒四玄五兩三玄二纒。小爾雅云。倍丈為端。倍端為兩。倍兩謂之疋。詩葛屨五兩。又去聲。屨雙枚為兩。

不偶。孟浩然。不才明主棄。詳據時命不將明王合。太白聖朝又棄青雲士。才將聖不偶。命與時俱背。

望妓石。劉夢得懷妓。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可謂之望妓石。以配望夫石。

江山。劉中山招隱寺。地形臨渚斷。江勢觸山迴。處默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山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太白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

胡麻。王昌齡。一飯胡麻度幾春。秦系八十吳僧飯熟麻。去一胡字。便不成句。胡麻一

名狗

老如雲。皇甫冉何事千年遇聖君。坐令雙鬢老如雲。太奇。

情人。皇甫冉赴李少府莊。君家南郭白雲連。正待情人弄石泉。朋友亦可稱情人。太白寄韋南陵冰過尋顏尚書。聞君携妓訪情人。應為尚書不顧身。又情人道來竟不來。何人更醉新豐酒。今傳尺素報情人。書此謝情人。崔峒更將心事問情人。

聲。韋蘇州詠聲。萬物自生聽。太空恒寂寞。還從靜中起。卻向靜中消。六祖所謂幡動心動也。

驢不易入咏。盧綸別李紛。頭白乘驢懸布裳。一回言別淚千行。兒孫滿眼無歸處。惟有尊前是故鄉。起句宛然畫出窮漢之狀。欲作懸布裳。恐又富于裳也。杜子美騎驢三十載。旋食京華春。蹇驢破帽隨金鞍。韓退之不見三公後。寒饑出無驢。葛洪傳。藏逸跡于跛驢之伍。

獨火。項斯日落江路黑。前村人語稀。幾家深樹裏。獨火照船歸。勝如一大。

梨花雨。雨打梨花深開門。盧綸梨花滿地不開門。呂溫隔簾微雨濕梨花。溫庭筠夜來風雨送梨花。白樂天梨花一枝春帶雨。至于劉言史乃曰。紫禁梨花飛雪毛。雪何

以言毛。毛何以象梨花。

頭。詩人曾用東海頭、西海頭。未嘗有單用海頭者。蓋不雅觀也。劉商看取海頭秋草色。送豆盧郎中赴海陵也。劉長卿鸚鵡洲頭浪颭沙。亦不雅。只可用江頭、溪頭、山頭、峯頭、城頭、渡頭、岸頭、隴頭、潮頭、浪頭。而洲頭又犯疊韻。村口不可作村頭。杜子美鄰人滿牆頭。沙頭幕黃鶴。

連用字。

韓翃漢室長陵小市中。珠簾綉戶對春風。君王昨日移僊仗。玉輦將迎入漢

宮。李益邊城已在虜塵中。烽火南飛入漢宮。漢庭議事先黃老。麟閣何人定戰功。一首中連用漢宮、漢室、漢庭，何也。

誤韻。戴叔倫盧橘花開楓葉衰。出門何處望京師。此衰字叶時韻是也。賀知章少小離鄉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此叶來韻。誤。方千百花香氣傍行人。叶曠雲非。

折寄。折梅寄人。而叔倫深山古路無楊柳。折取桐花寄遠人。太白何以折相贈。白花青桂枝。李牧幽人惜春暮。潭上折芳草。佳期何時還。欲寄千里道。折芳草。折桂枝。皆奇。佳期何時還。又五平體句。

馬蹄。戎昱高蹄戰馬三千匹。落日平原秋草中。風景可畫。張仲素獵獵輕風在碧蹄。

王維雪盡馬蹄輕。趙嘏欲駐殘陽恨馬蹄。樂天散蹄良馬穩。韓翃駿馬綉障沈紅塵。撲四蹄。

鄉家。家鄉作鄉家。王勃客行朝策夕。無處是鄉家。

栢葉。武平一和元日賜栢葉。綠葉迎春綠。寒枝歷歲寒。願持栢葉壽。長奉萬年歡。假百對萬妙。

攀桂。本俗語。盧僕殿前桂葉。今朝天上見。疑是月中攀。太白欲折一桂枝。還來雁沼前。欲折月中桂。特為寒者新。又我向淮南攀桂枝。褚亮彫文折桂叢。趙嘏同郡故人攀盡便俗氣矣。

留春。趙嘏歌者。虞姦來。直渚亭花欲謝。一聲留得滿城春。是歌可以留春留花也。

草顏。伊春歌第三。疊八月嚴霜變草顏。顏字新。

自吟。杜子美自吟詩送老。賦詩新句穩。不免自長吟。新詩改罷自長吟。韋端已卧看南山改舊詩。

履衣。長恨歌。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又怪得滿身珠翠冷。黃花瓦上有新霜。劉商達曙寢衣冷。開門霜雪凝。

纒索。錢起憔悴異霜均。非讒作逐臣。若逢漁父問。未是獨醒人。翻屈子。案忠厚之情也。江行百首。吾獨取此。

坐中客。鄭守愚坐中亦有江南客。莫向尊前唱鷓鴣。張喬坐中有老沙場客。橫笛休吹塞上聲。

贈劍。有一丈夫素以臺諫自負。時當入覲。有人以詩贈之。起句云。贈君雙劍氣雄哉。千里風霜拂草萊。遽問來人曰。雙劍何在。使者曰。無。遂拂然擲卷曰。一把劍也。無。乃題作雙劍。從來詩人只說好看語。哄人也。予偶在坐。因戲曰。必如公言。則徑須長夫十名。絨段四端矣。又緬然應曰。這個倒是實落功德。時人傳以為笑。

巢夷。魏明帝嗟哉夷叔。仲尼稱賢。不曰夷齊而曰夷叔。是可言伯齊矣。太白君王縱疎散。雲壑借巢夷。巢父伯夷也。

菱歌。太白菱歌清唱不勝春。既曰歌。又曰清唱。是不動音樂如簫鼓和之者也。武元衡送張司錄相送汀洲蘭杜晚菱歌。一曲淚沾衣。夫采菱采蓮皆兒女歡歌也。何以反沾衣。紅口曲。采菱歌怨木蘭舟。太白徒悲蕙草歇。復聽菱歌愁。

山泉。皇甫曾山下泉。那知石上喧。却憶山中靜。杜子美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政

所謂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夫以載歌舞者尚如此。况載名利者乎。
雁天。柳談秋風人度。水落日雁飛天。張祐况是相逢雁天夕。星河寥落水雲深。何以謂之雁天夕。

端正樹。温庭筠題端正樹路傍桂樹碧雲愁。予有句云。月中端正樹。流影小山秋。皆咏桂也。又楊妃外傳。玄宗發馬。虓行至扶風。道旁有花市。畔見石楠樹。團圓愛玩之。因呼為端正樹。盖有所思也。

宮詞。張籍温泉流入漢離宮。宮樹行行浴殿空。武帝時人今欲盡。青山空閉御牆中。王建玉樓傾側粉墻空。重疊青山繞故宮。武帝去來紅袖盡。野花黃蝶領春風。王之繡嶺宮。勝如張之華清宮矣。

人未眠。儲光羲舟尋綠水宵將半。月隱青林人未歸。顧逋翁山連柳浦鳥飛盡。月上青林人未眠。張文昌夜涼人未眠。西峯猶在口。韋蘇州山中桂花落。幽人猶未眠。濕衣。戎昱送征人歸鄉。三月江城柳絮飛。五年留客送人歸。故將別淚和鄉淚。今日闌干濕汝衣。汝字不佳。又聲不揚。不若今日闌干共濕衣。共字承上二淚字。

卿思。長安北有周穆王陵。郎士元穆陵關上秋雲起。安陸城邊遠行子。薄莫寒蟬三

雨聲。回望故鄉千萬里。予過此地。適際此景。舉而三咏。之情無已也。趙嘏齊安早秋云。思家正歎江南景。聽角仍含塞北情。

冬花。皇甫曾鵬月榴花帶雪紅。此桃李冬花之候。

磬聲鐘聲。崔峒世人那得知。幽徑遙向青峯禮磬聲。揚憑日莫隔山投古寺。磬聲何處雨濛濛。暮母潛黃昏半在。山下路。卻聽鐘聲連翠微。皇甫冉唯有鐘聲出白雲。耿津鐘聲和白雲。

千山萬山。岑參別君只有相思夢。遮莫千山與萬山。李嘉祐預愁明日相思處。匹馬千山與萬山。韋端已千山紅樹萬山雲。張喬千山萬水玉人遙。許渾獨恨孤舟去。千難復萬難。若紀唐夫猶隔千山與萬津。此津字便叶韻而已。

此字入詩難雅。太白此中多逸興。此中久延佇。此中積龍象。卜居乃此地。此地一為別。此行俱有適。此別何時遇。此情不可道。莫窮此水端。因君此中去。不覺淚如泉。東風吹客夢。西落此中時。此中豈是久留處。此行不為鱸魚膾。如此風波不可行。手持此物贈遠人。杜子美雙崖壯此門。此身漂泊苦西東。此馬臨陣久無敵。王昌齡開此河渚霧。鄭谷頻于此地逢。劉得仁幽鳥此中飛。貫休此中涵帝澤。孫逖此中歌在。

藻盧綸悠然此中別。廣宣此地人難到。皇鑒此中間。李商隱此夜。西亭月正圓。張文昌此地看花是別人。顧況故園此去千餘里。李君虞三十年前上此樓。吳子華玉輦匆匆下此山。惟此宮中落便乾。沈佺期誰謂此中難可到。王建九天未勝此中游。羅隱此中踪跡想知音。張泌此中辛苦過流年。許渾此中霜櫺繞潭開。戴叔倫木葉紛紛湘水濱。此中何事往頻頻。劉禹錫瞿塘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杜牧長空淡淡孤鳥沒。萬古消沉向此中。皇甫冉南望千山如黛色。愁君客路在其中。劉中山又云。王孫燕其下。此中猶可。其中便不可矣。

如此。顧況丈夫飄蕩今如此。皇甫曾為言留落今如此。太白落魄乃如此。何人不相從。歲物忽如此。我來定幾時。氣清嶽秀有如此。世間行樂亦如此。又榮樂一如此。秀色一如此。君心亦如此。相思定如此。錢起始願今如此。前途復若何。

深處。杜牧白雲深處有人家。劉長卿垂楊深處有人家。

一路。韓翃一路寒山萬木中。又一路寒山細雨中。

斬樓蘭。杜子美樓蘭斬未還。太白揮刃斬樓蘭。又丈夫賭命報天子。當斬胡頭衣錦迴。王昌齡不斬樓蘭終不還。又不斬樓蘭誓不歸。

染長江春水綠堪染。杜牧綠淨春流好。染衣王建日暮數峰青似染。歐陽修春水碧于染。太白邊塵染衣劍。玉山館長溪新雨色如泥。

秦吳鄭谷君向瀟湘我向秦。顧非熊君去還吳我入秦。王駕夫成蕭關妾在吳。太白爾向西秦我東越。

桃花流水。太白桃花飛綠水。桃花流水杳然去。去後桃花春水深。首時紅粉照流水。今日青苔覆落花。曹唐流水桃花滿澗香。努力桃花與溪水。莫辭相送到人家常。建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門前溪水流。張志和桃花流水鱖魚肥。劉禹錫城邊流水桃花過。又桃花亂落隨流水。惆悵詩晨聲重來事已非。碧桃花謝武陵溪。仙山日斷無尋處。流水潺湲日漸西。劉阮天台非武陵也。

落花流水。

高駢落花流水認天台。趙嘏落花流水洞房深。劉長卿澗水浮來半落花。

劉商鳥啼花落水空流。李羣玉落花流水怨離琴。又花飛莫遣隨流水。靈一林花併逐溪流下。李建勳却羨落花春不管。御溝流得到人間。司馬禮年年花落無人見。空逐春泉出御溝。太白朝為斷腸花。莫逐東流水。劉夢得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盡似儂愁。余嘗有句云。流水似郎悲去遠。落花如妾恨難隨。

東流。琴曲。楚草閒花。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崔塗無限別魂招不得。夕陽西下水東流。趙嘏盡把歸心付紅葉。晚來隨水向東流。

落葉。浩然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裴迪秋來風雨多。葉落無人掃。戴叔倫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

落花。韋承慶落花相與恨。到地一無聲。宋邕細雨濕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朱灣閒花落地滋苔徑。細雨和烟着柳枝。

集句。余出京師別諸少年。因集唐人一絕云。贏得青樓薄倖名。水流花謝兩無情。春風一夜吹鄉夢。綠暗紅稀出鳳城。蓋杜牧韋莊武元衡韓琮時也。

僧衣塵。李洞贈僧閒來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趙嘏溪頭盡日看紅葉。卻笑高僧衣上塵。

微。儲嗣宗河水東流萬事微。微字無謂。杜子美東流之外西日微。

玉峯。韓絳莫道玉山頽。白樂天飲罷玉峯頽。則又可謂玉峯玉嶺玉岡矣。

寫。去聲。嘯韻。汪深也。遠也。詩中罕見。李適與慶池應制。南山倒影從雲落。北澗搖光

寫浪迴。

倚闌干。大家留取倚闌干。莫教長袖倚闌干。皆惜花落之句。李建勳空庭悄悄月如
霜。獨倚闌干伴花立。宋僧治父道川偈。東邊觀了復西觀。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
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闌干。

泊楓橋。余嘗泊楓橋送別有句云。幾翻烟雨過楓橋。欲別情人倍寂寥。半夜半醒猶
半醉。鐘聲休送木蘭橈。較之對愁眠者更難為情。

直如髮。大道直如矢。如弦如繩。儲光義。洛陽大道直如髮。

化生。王建宮詞。水拍銀盆看化生。今稱人家兒女美者曰化生兒。又稱天生天化。言
出自天美也。魏書邢巒懼為盧昶所陷。乃以漢中所得龐景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
與元暉。化生等奇色也。暉大悅。助巒申釋。又唐人節日。以米粉為化生。浴于盆中。梁
武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

游山。戴叔倫遊道林寺。佳山路不遠。俗侶到應稀。及此烟霞暮。相看復欲歸。朱放竹
林寺。歲月人間促。烟霞此地多。殷勤竹林寺。能得幾回過。韓翃宿甌山。青瑣應須蚤
去。白頭何用相親。又別甌山。惆悵青山綠水。何年更是來期。皆不能脫俗累者。

風光。曲有風光好。唐省試風光草際浮。劉禹錫展覽風光好。池上好風光。遠寫風光

入。又不負風光向酒杯。趙彥昭處處風光今日好。韓絳共醉風光地。裴度自向風光急。白樂天風光徒滿目。遠樹風光少。錢起蕙泛光風圃。蘭開皎月池。又光風初淡蕩。散盃。今之散盃亦作投盃。而唐人乃作頭盃。劉中山戲贈白太傅。白家惟有杯觴興。欲把頭盃打少年。又狎獐獍使調笑。擲散盃。

狎呼關切。中山答白公見憶。筆底心無毒。孟前瞻不狎。叶間韻。又石渠甘對圖書老。關外楊公安穩不。律詩何以用狎字。結何以用不字。皆可恠晒也。杜子美隔壁喚西家。借問有酒不。

詩病。酬令狐相公初栽桂樹二聯。起字用影近香隨根留葉起。已犯大病。而結云蚤晚陰成比梧竹。九霄還放綵鸞來。雖古鸞字即鳳字。在詩便不可用。且天上何以特放來也。至其稱和令狐者。多以王加之。今日文章主。梁王不姓劉。昔年隨漢使。今日寄梁王。梁王文字上。相憐只是有梁王。長憶梁王逸興多。今日相逢憶孝王。聲名豔入孝王家。又梁園衝雪來。梁園獨如霜。夫令狐楚特一同平章山南節度使而卒。何以遽稱之梁王。詩人不知名分。過頌至此極矣。在今可謂之逆黨也。

可吃字。劉中山秋鄰多越絕。朔氣相臺駘。越絕本書名。今謂卓越超絕者。臺駘。汾神。

金天氏子。一曰地名。臺音胡。今為高大之意。蜀國花已盡。越桃今已開。謂海棠。梔子花也。玉柱瑋瓊韻。金甌電凸稜。即今言如水泡凸起者。杜雲壘心凸。知難捧。杜牧之酒凸甌心。激灑光。又中山酬司業。辟雍流水近靈臺。即辟雍也。用字俱可。咤。又與白樂天同年未同隱。緣欠買山錢。是又為錢而仕者。

佳句。劉公佳句亦多。如榴花裙色好。桐子藥圓成。惟有達生理。應無治老方。珠媚多藏賈。花掠欲定僧。減書存自力。省事養心王。廢書緣惜眼。多矣為隨年。至今人笑每歲灸艾一壯。可見在唐已然。

衰顏。短髮因詩白。衰顏借酒紅。韓絳聯句。老態暫忘絲管裏。衰顏宜解酒杯中。

看朱成碧。武則天看朱成碧。思紛紛。太白看朱成碧。顏始紅。

迷花。太白迷花不事君。迷花失石忽已暝。倒着接羅花下迷。又花月使人迷。宋之問。

迷路出花難。

攀翻。太白瑤草綠未衰。攀翻寄情親。別後若見之。為余一攀翻。謂驛亭三楊樹起句也。

步綱。天風吹下步虛聲。詩人多用步虛。少用步綱。即今步罡也。太白步綱繞碧落。倚

樹招青童。

歸雁詩。杜子美歸雁。聞道今春雁南歸。自廣州見花辭漲海。避雪到羅浮。又有欲雪
遼胡地。先花到楚雲。夫衡陽有回雁峯。安得又直過廣州南海也。

指甲。唐張祐客滯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索骰子賭酒。微吟曰。骰子逡巡
覆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祐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髮鬢遺應露指尖。宋劉改之沁園
春云。銷薄春冰。碾輕寒玉。漸長漸彎。見鳳鞋泥汗。偎人強剔。龍涎香斷。撥火輕翻。學
撫瑤琴。時時欲剪。更掬水魚鱗。波底寒。纖柔處。試摘花香滿。鏤棗成斑。時將粉淚偷
彈。記綰玉曾教柳傳看。等恩情相著。搔便玉體。歸期暗數。畫徧闌干。每到相思。沉吟
靜處。斜倚朱唇皓齒間。風流甚。把仙郎暗招。莫放春閒。又以鳳仙花和白礬搗之。染
為紅甲。昔人有云。嬌彈粉淚拋紅豆。戲招花枝縷絳霞。又云。拂黛火星流。夜月畫眉
紅雨過春山。尤可把玩也。至于秃指婦人。深為村鄙。元人有小令嘲之。名醉扶歸云。
十指如枯笋。和袖捧金尊。搗殺銀箏字不真。搔癢天生鈍。總有相思淚痕。索把拳頭
搵。

么鳳。廣西產小鳥。名么鳳。形如喜鵲。二尾毛獨長。能唱小樂府。如笙簫之音。曹組夜

歸詩云何處荒榛挂么鳳。蘇子瞻梅花辭云倒挂綠毛么鳳。今土人亦名倒挂鳥。蜀桐花鳥似鳳而小。名曰倒挂子。

七柳枝。章臺柳以李將姬柳氏得名。韓員外相所謂紹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者也。陽臺柳亦以蜀妓柳氏得名。御史何所謂從今喚作陽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者也。韓退之侍兒名柳枝。所謂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者也。白樂天侍兒亦名柳枝。所謂兩枝楊柳小樓中。娟娟多年伴醉翁者也。李義山屬情洛中婦。亦名柳枝。所謂畫屏繡步障。物物自成雙者也。楊廉夫侍兒亦名柳枝。所謂竹枝柳枝桃花花。吹彈歌舞弄琵琶。可憐一箇楊夫子。化作江南散樂家。楊基亦寄之詩云。長笛參差吹海鳳。小瑤楊柳舞妖魔。而聶大年讀廉夫集云。白髮草玄楊子宅。紅粧檀板謝家湖。蓋指此也。

柳含春。含春姓柳氏。國初明州女子也。年十六。患病禱于關王祠而愈。因繡幡往酬之一少年僧。頗聰慧。窺柳氏之姿而悅之。因其姓戲作咒語。誦之于神云。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攀折尚憐枝葉小。黃鸝飛上力難禁。留待春深。女亦甚慧。聞之不勝其怒。歸告于父。父訟之于方國珍。時國珍據明州。捕僧至。問之曰。何姓。對曰。姓竺。名

月華國珍命以竹籠盛之將沉之江。又曰。我欲取汝姓當作一偈送汝歸東流。因吟曰。江南竹。巧匠結成籠。好與吾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其僧痛哭哀訴曰。死吾分也。乞容一言。國珍許之。僧曰。江南月如鏡。亦如鈎。明鏡不臨紅粉面。曲鈎不上畫簾頭。空自照東流。國珍知其以名為答。大笑而釋之。且令蓄髮。以柳氏配為夫婦。

曲北曲主勁切雄麗。南曲主清峭柔遠。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則詞情多而聲情少。南則詞情少而聲情多。北力在詞。南力在板。北宜和韻。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氣易弱。

錄晏羽調綠腰。注云。樂工進曲。上令錄其要者。今訛為綠腰。又訛六么。

蘇文近時俗學皆尚三蘇文字。不知有唐。况秦漢乎。有一士子素不喜眉山文集者。乃笑曰。眾人皆有蘇子倚靠。偏我獨無。蘇子可使喚邪。于是論策中嘗引證曰。蘇子有言。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于民也。又云。蘇子嘗曰。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下爭。仲尼棲棲。墨子皇皇。憂人之甚也。又云。此蘇氏所謂察微慮深。慎在未形者也。主司批其旁曰。此子固當留心于三蘇者。但未純熟耳。此生見而

大笑作詩嘲之云。曾見東坡面目無。試官驚得震蘇蘇。分明指與平川路。一箇佳人兩丈夫。一時傳誦。以為笑柄。不知始之蘇子。乃史記蘇秦也。繼之蘇子。乃漢書蘇竟也。終之蘇子。乃竇滔之妻蘇蕙也。今不論秦漢。不分男女。一概以老泉東坡穎濱當之。誠可謂子誠齊人也。

鐵衣。木蘭詞。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李益。平明日出東南地。滿磧寒光生鐵衣。太白。寒風生鐵衣。

湖上日邊。錢起。客心湖上雁。歸思日邊花。宋。晁。秋色湖上山。歸心日邊樹。

長樂鐘。錢起。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李頻。未央樹色春中見。長樂鐘聲月下聞。

龜巢蓮葉。千歲之龜游蓮葉上。此龜策傳之言也。予庭中新產之龜。形如小錢。亦每

每巢蓮葉上。庾信咏荷。若有千年蔡。須巢但見隨。梁簡文。納涼游魚吹水沫。神蔡上

荷心。包佶。鳥窺新鱗粟。龜上半畝蓮。武三思。鳳竹初垂籜。龜荷未吐蓮。龜出于蔡地。

故古人直以為蔡。孔子曰。臧文仲居蔡。注長尺二寸。食貨志。元龜為蔡。古作菑是也。

今九江汝南一路。上蔡下蔡新蔡。皆是自來獻龜之所。

字法。予宿江干寺中。有一僧頗學吟咏。偶舉齊己山寺鐘樓月。江城鼓角風。適合此景。但既云山寺。又用鐘樓。真犯架屋也。欲易一字為山寺鐘催月。江城角報風。僧曰。請作鐘和月。予曰。此出于鐘聲和白雲也。請作鐘搖月。予曰。此出于野渡波搖月也。不若鐘角上易一字。山寺疎鐘月。江城斷角風。僧因稽首。稱大悟字法。

一片太白孤帆一片日邊來。耿渾一片孤帆帶雨飛。王之渙一片孤城萬仞山。李益吹角當城片月孤。

雲山。太白萬里浮雲捲碧山。又湖上一回首。青山捲白雲。

黃葉白頭。白樂天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司空曙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工拙自見。然樹人二字似贅。不若雨中黃葉落。燈下白頭吟。或曰黃葉雨中落。白頭燈下吟。稍健。又白頭稍更短。黃葉落仍稀。

公子佳人草。楚詞招隱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蓋因王孫草也。王維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皇甫冉無限青青草。王孫去不迷。崔輔國自與王孫別。頻看黃鳥飛。應由春草誤。著處不成歸。則與原旨不同。然人但知王孫草。而不知公子草。佳人草也。陸機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謝朓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更覺新異。

客夜。壬午除夜。予以公出宿。蟠龍關下酒店中。大雪盈丈。深山路迷。乃循虎跡而行。窮客傷感。殊難為情也。枕上得句云。亂山迷積雪。孤客送殘年。因憶崔塗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真若為我設者。

歸夢。唐顧況故園。此去千餘里。春夢猶能夜夜歸。李建勳。未有一夜夢不歸千里家。又夜夢中歸。又夢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又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官舍聯。予新安官舍有云。客情秋色外。官舍水聲中。太守徐公喜之。標為門聯。岑嘉州捷為詩。山色軒楹內。灘聲枕席間。亦切此景。

自然句。明月照高樓。明月照積雪。落月滿屋梁。蘇杜對景吐詞。何其自然。不假妝飾也。若沈約方輝竟戶入。圓影隙中來。又不對。又不巧。三家村學生對課口氣。

空青。太白楚水清若空。山色倒空青。杜子美石壁斷空青。玉壺美酒清若空。韓退之仰見突兀撐青空。

東西南北。子美支離東北風塵際。飄泊西南天地間。太白清晨西北轉。薄暮東南吹。耿漳南北東西各自去。年年依舊物華新。

登科。武元衡送李正字已獻甘泉賦。仍登片玉科。登科二字本俗。此亦不覺。五代史。

崔頌中甲科。漢匡衡中丙科。隋起進士科。唐解琬中幽素科。

一字重。韓翃和元相公題詩更相應。一字重千金。王良士陪相公夜宴仍聞贈言處。一字重瓊玕。

漁浦定山。皇甫冉送李萬州赴饒州。饒今江西也。乃云川迴吳岫失。塞濶楚雲依。人稀漁浦外。灘淺定山西。吳岫漁浦定山。皆浙江景也。是當從浙江去。故言此耶。取津送友歸南海。漠漠烟光魚浦晚。青青草色定山春。又遠甚矣。嚴維送崔同使睦州。冰水近聞漁浦出。雪雲初捲定山高。木奴花映桐廬縣。青雀舟隨白露濤。

結句率真。方干洞庭孤鐘鳴大岸。片月落中流。李頻送人歸洞庭。半湖乘早月。甚好。中路入疎鐘。卻對不過秋。盡草蟲急。亦妙。夜深山雨重。便強對也。結云。平生心未已。不得便相從。方見真率。在今人則必強言同歸之心。此古人言志之旨。

宋人之祖。李商隱崔處士云。真人塞其內。夫子入于機。此宋人之祖也。

天上樂。唐文宗宮人沈阿翹擊白玉方響。奏涼州曲。咸謂之天上樂。

天上女。公南作薛瑤英歌。雪面凌蛾天上女。余嘗有云。似曾見之天上女。不易得者人中仙。

北極南溟。張說贈高戩。北極辭明代南溟宅放臣。丹誠由義盡。白髮帶愁新。宋之問
北極懷明主。南溟作逐臣。故園腸斷處。月夜柳條新。

呼。余嘗有觀獵詩。霜盡草枯盤馬埽。風高葉落呼鷹臺。呼去聲。沔水南有劉景升呼
鷹臺。經史呼皆作去聲。蓋北音重濁故也。

杜子美衣裳判白露。先判一飲醉如泥。縱飲久判人共棄。久拚野雀如雙鬢。本作
判。俗作拚。宜作拚。凡揮異物也。史記鐫石拚蚌。

細荷。今之蜜荷也。細淺黃。桑初生。色蘇瓌。興慶池應制。帷齊綠樹當簷密。蓋轉細荷
接岸浮。吳人周岐鳳云。蜜荷擎雨出。玉燕拂岩飛。不知有此耳。

南山北斗。宋之問文移北斗成天象。酒近南山作壽杯。李通天杯慶壽齊南岳。聖藻
光輝動北辰。岑羲南山近壓僊樓上。北斗平臨魏闕前。蘇頲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
平臨北斗懸。

野渡舟橫。韋應物野渡無人舟自橫。寇平仲野木無人渡。孤舟空自橫。宋人稱之。以
為可占相業。不知出於此也。

忠孝。木蘭後詞。忠孝兩不渝。千古之名安可滅。莫渡汨羅水。回君忠孝腸。又君臣

千古誼忠孝一生心

越鳥胡馬。范雲越鳥憎北樹。胡馬畏南風。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蛩蟹。予嘗山行寫寥落之景。有曰。獨鳥依人宿。寒蛩當畫啼。自來蛩蟹詩家多用之。夜中無能畫用。每對景一吟。甚難為情。

虛實對。王右丞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以為虛實絕對。不知阮籍存亡從變化。日月有浮沉。已先作之則矣。

花鬚。韓渥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子美游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又芹泥隨燕嘴。花蘂上蜂鬚。又魚吹細浪。搖歌扇。燕逐飛花落舞筵。

君恩。張正見。見讒新恩易盡。白樂天。紅顏未老恩先斷。喬知之。何必君恩獨能久。高瞻君恩秋後葉。日日向人疎。語更新。

識餘卷二終